

趣談端硯

譚
沃
森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趣談端硯

陳紹基題

(陈绍基：广东省政协主席、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)

譚沃森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趣谈端砚

谭沃森

*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
肇庆市端州报社印刷厂印刷

*

1992年12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2版第2次印刷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11 字数 250千字
定价：23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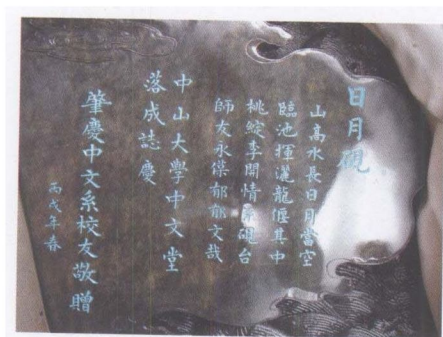
端砚是我国久负盛名的文房四宝之一，为历代文人所钟爱。本书作者在研究前人论砚著述的基础上，结合当今端砚的发展，有纵有横、由远而近、资料翔实，生动有趣地述介了端砚的历史、家族、石质、纹理、特点、传说及轶闻趣事。是一部融知识性、趣味性、鉴赏性于一炉而又雅俗共赏的书。



陈绍基为再版《趣谈端砚》题写书名；旁观者是本书作者谭沃森



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庆明创作之《日月》端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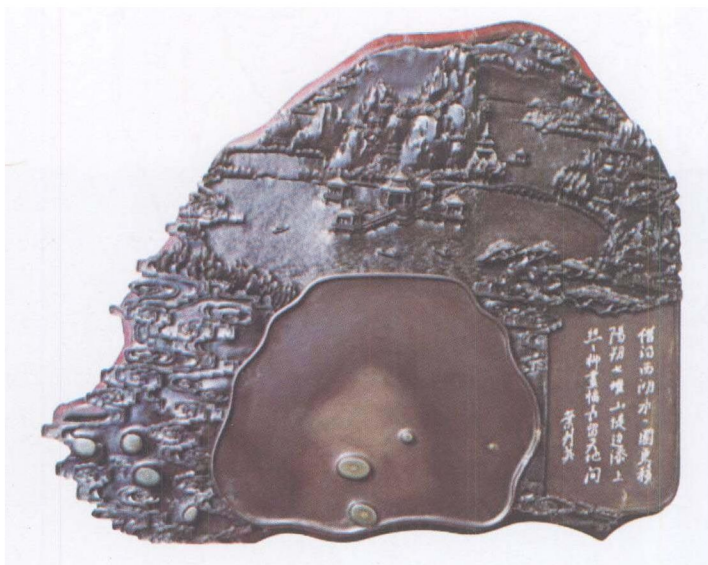
《日月》端砚砚铭



放置在中山大学中文堂之《日月》端砚



本书作者（左）与业师、中山大学中文系吴宏聪教授（中）
黄天骥教授（右）摄于中山大学中文堂《日月》端砚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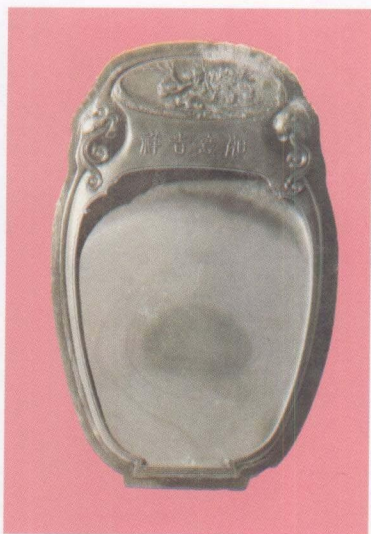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黎铿创作的《星湖春晓砚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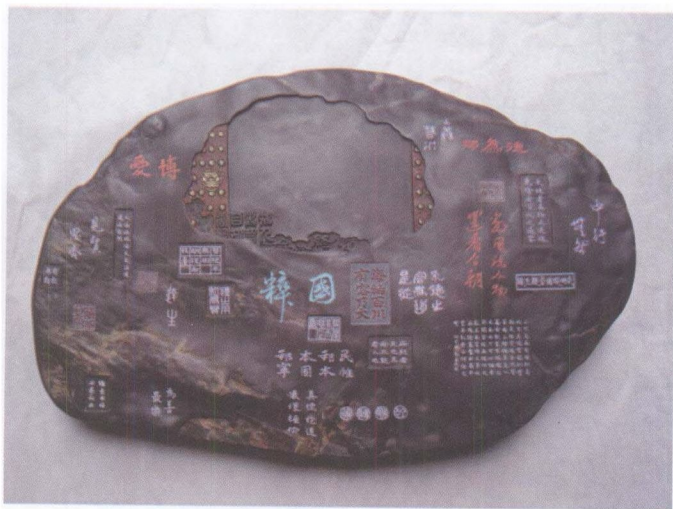
张庆明《端砚新赋砚》



黎铿《七星迎珠砚》



梁庆昌《如意吉祥砚》



张庆明《国粹砚》



梁弘健《六祖说梅砚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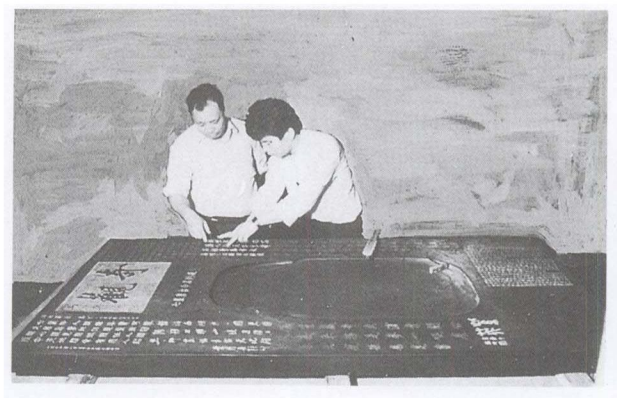
梁弘健《长夏鸣蝉砚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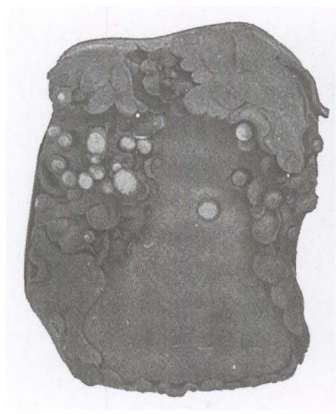
梁金陵《端州美景砚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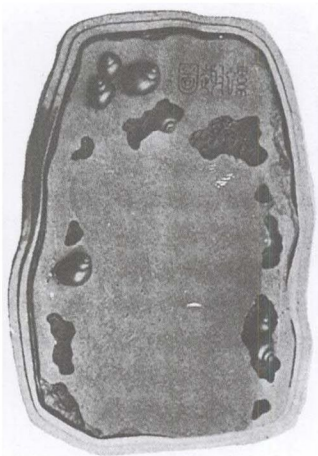
关红惠《鱼乐砚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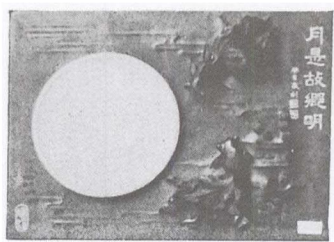
黎铿（右）为本书作者讲述其创作之《七星岩古今名刻砚》。此砚获1991年全国工“工百花奖”之优秀作品奖



麻子坑《九龟荷叶砚》



《螺趣图砚》



《月是故乡明砚》



老坑《龙凤呈祥砚》



《旭日东升砚》



老坑《九龙贺寿砚》

插图之端砚均为肇庆市端溪名砚厂工艺师的作品

端砚新赋

谭沃森

端州故郡，肇庆新城。山水秀甲岭南，端砚名重天下。乎端砚者，文房之瑰宝，文化之标志。自唐至清，安放帝王龙案；从古到今，珍藏雅士书斋。

端砚所以成宝，仗天地造化之力：砂泥沉积，亿年成石；其润如肌肤，呵气能研墨；晶亮墨汁，隆冬不冰；临池挥洒，笔毫无损；所作书画，墨迹永存。兼之天然石品，蕴藏丰富，赏心悦目：鸲鹑眼绿，冰纹飘忽，线分金银，青花隐现，鱼脑冻白，火捺清晰，荡起波涛。握方寸砚石，看内里乾坤，摩挲玩赏，其乐无穷。

端砚被列贡品，凭端州神匠之功：“踏天磨刀割紫云”，篝火下缜出斯珍；观石而构图，因材而施艺，巧取其色，浅刻浮雕，融实用鉴赏于一石，汇才情智慧于砚池。腾龙飞凤，山水花鸟，古今人物，名家书法，诗词歌赋，尽显砚中；文化底蕴深厚，艺术气息浓重。端砚一问世，飞身入宫廷。文人墨客，视之如宝；帝王将相，爱不释手；李贺捧砚赋新诗，东坡赏砚喜填词；岳飞砚底留墨宝，米芾自

称是砚痴；文天祥为砚取名，乾隆皇亲撰砚铭。

古国五千年，兴武以安邦，崇文而定国。结缘纸笔墨，合力播文明；端砚与文化同行，文明与国运相连。纵观近代百年，战乱频仍，百业凋敝，砚坑难以开采，端砚日渐式微。及至雄鸡高唱，神州春风浩荡，端砚重获新生，国粹得以传承。

然国运多舛，骤遭劫难，群魔乱舞，斯文尽扫，端砚凋零。幸一声惊雷，令大地春回；巨龙腾飞，端砚中兴。封埋端溪百岁之老坑砚石，重见天日；享誉华夏千年之端砚精品，再现世间。星湖春晓，百花齐放；端州砚林，枝繁叶茂，百鸟鸣春，生机旺盛。端州石工，弘扬传统，锐意创新，精品迭出，展现恢宏气象，散发书卷气息。

端砚再创辉煌，乃文兴国盛之象，是民富国强之征。中国砚都，荣归肇庆；众望所至，受之无愧。端砚前景，如日中天；文房至宝，誉满全球；置放案头，肩负传播文化重任；飞越重洋，展示中华古老文明。吸纳天地正气，研磨飘香浓墨，描画万里江山，挥写千古文章。

壮哉端砚，随时代步伐奋进；美哉端砚，与文化比翼翱翔！

（写于乙酉冬夜；丙戌深秋修改）

序

陈颂声

近年掀起的书法热潮，风靡了神州大地，于是历代碑帖，各种临本纷纷出版，有关书法知识的书籍报刊，包括毛笔的和钢笔的，亦竞相问世，令人目不暇给，可谓盛况空前。然而使人又感到美中不足的，是跟书法关系十分密切的别的读物，例如文房四宝方面的，就寥若晨星，难以寻觅。现在《趣谈端砚》一书得以出版，这实在是值得拍手的好事情，因为此类融知识性、趣味性于一炉而又是雅俗共赏的书太过稀罕了。

作为书写工具，砚台首先具有实用性。古时候的砚是由两块石组成的，下面一块大的用以载墨，上面一块小的用作研墨，两者都要平整光滑。需用墨时，就先把墨粒研碎，再掺水溶化。唐代出现墨条，可以直接把持研磨，那块小石从此便被精简去了，这是砚史上的一大变革。从唐代起，端砚的名

声大起，其余各种砚台只好甘拜下风，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曾经给端砚礼赞过一番，他在《杨生青花紫石砚歌》中写道：“端州石工巧如神，踏天磨刀割紫云。佣刊抱水含满唇，暗洒苾弘冷血痕。纱帷昼暖墨花春，轻沍漂沫松麝熏。干膩薄重立脚匀，数寸光秋无日昏。圆毫促点声静新，孔砚宽顽何足云。”诗的结句特别用贬孔子手中的鲁砚来褒端砚，称得上既新鲜又大胆。

除了实用性，砚台还具有观赏性。随着物质的发展和文化的提高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其观赏价值有时会超过实用价值。因为现代人要展纸挥毫，已经不必像老祖宗那样花半天工夫去磨墨了，各种不同规格的墨汁的面世，结束了“非人磨墨墨磨人”的旧时代。尽管如此，迄今仍有不少书画家和广大书画爱好者仍然喜欢用端砚磨徽墨，因为这样磨出的墨汁毕竟与现成的各类墨汁韵味不同，何况一边磨墨，一边欣赏砚台呢！个中乐趣，确实难以言传。

说到砚台观赏，端砚又有得天独厚之优势。它的石质坚实、嫩滑，加之其中有的石料还独具青花、鱼脑冻、冰纹、蕉叶白等天然线条或赏心悦目的花纹，再经过艺人的匠心独运，随类赋形，因材施教，雕琢出一件件不同档次的艺术品来。端砚在众多的砚台中历久不衰地稳居盟主席位，确乎并非是偶然